



林 譯
小 說 叢 書

第 三 十 二 編

軍 事 小 說

黑 太 子 南 征 錄

卷 下

上 海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譯 林
書叢說小

編二十三第

說小事軍

錄征南子太黑

下 卷

海 上

行發館書印務商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洋裝
冊

世界新輿圖

定價
七元

元 和 奚 若 編 纂

是圖採用中日英法德五國圖籍二十餘種。精繪詳校。迥非直譯一家者可比。譯名精審。且增譯新名。約有三分之一。內容分天文地理。人文圖。八幅。六洲總圖。各國分圖。三十八幅。城市圖。百餘幅。附記鐵路。航路。連河。海電。及圖例。分率。以便推算。末附統計表。臚列各國政體。教育。財政。國防。交通。商務。以便參攷。

各省摺圖

各省掛圖

(幅一各)

每幅八角

甲種每幅二元五角
乙種每幅一元二角

中國全圖

冊一定價四元

是冊首列中國全圖一幅。次各行省。次內外蒙古。次青海及前後藏。合訂一大冊。凡鐵路。電線。商埠。租地。無不具載。各省各縣。有新析新置者。悉皆注。入用五彩精印。鮮明奪目。

中國總圖

甲種每幅四元五角
乙種每幅一元八角

是圖調查確實。印刷鮮明。各省分別顏色。所有各縣地名。均照最新分合者更改。並詳加注明。取便學校講授之用。

四川 山東
安徽 湖南
湖北 浙江
江蘇 直隸

浙江 安徽
山東 四川
湖北 湖南

本館所製各圖。皆極精密。是圖縱英尺三十七寸。橫二十六寸。數色套印。最為醒目。

以上各種。計縱英尺四十寸。橫五十四寸。校讎精細。符號清楚。彩印鮮明。紙張光亮。

黑太子南征錄卷下

英國科南達利著

閩縣林 紆
仁 and 魏 易 同譯

第十九章

當二將軍同面太子時。二虞候尙俟於廣廳之中。別將之侍者。以虞候來自英倫。則聚而問鄉事。一人問曰。溫德瑣老兒。近如何者。又一人曰。王后蜚利巴如何。忽見一高碩之少年。趨而問溫德瑣者之前。言曰。瓦得。汝發言如是不檢。一爲太子所聞。頭顱且岌岌。復有一人答曰。瓦得。無頭亦不甚惜。彼腦中空洞。如乞兒囊也。於是衆皆大笑。瓦得曰。今日司餐之人。久之乃未予我以飯。何也。又問福德曰。爾隨羅林之孺子。試告我英倫近狀何似。福德曰。如君出時。一也。特少靜爾。瓦得曰。小所羅門。汝言何謂。福德曰。汝試度之。復有一人曰。我度得矣。彼以爲吾輩喋喋。我出而國都靜。福德私語阿林曰。此中尙有解人。瓦得曰。孺子果如是作諷刺語耶。福德曰。汝作何

語者聽汝解之。而高碩之少年卽言曰。漢白歇埃之童子。詞鋒乃便利。福德曰。匪舌利吾刀。亦利高碩。少年曰。尤當一試。更二日者。衆當鬪力。當試爾矛鋒。能利如爾舌否。復有頸短身肥之人。進曰。尼日爾將軍之劍術。爲吾輩所服。彼區區一虞候。何不檢至是。此二虞候之武技。我乃未試。但知其中有一人。利口可畏。卽至阿林肩上。以巨爪按之。曰。少年。汝有何能。復視其面。曰。汝面乃非丈夫。直伺夫人之侍兒。汝更歷練久。則顏色或闇。勇力或偉。更見若母。母或不汝識也。阿林曰。吾力原不佳。然頗便。攙問者曰。汝手便捷。又何爲得母爲夫人。引裙幅耶。阿林大怒。曰。吾手便捷。足培無理之野蠻人。問者曰。僮娃一怒。臉上生嫩紅矣。聲亦柔媚。二目如佯羞之女。郎頭髮則三歲之孺子。遂張爪。掃阿林之髮。示人。阿林曰。汝得母傷我鬪力。問者曰。卽如是。當奈何。阿林曰。汝舉動。乃同兇荒。非復受將軍之教育。以狀卜之。直一畜生。若我主人。則專以禮律人。問者猶張其醜。鑿曰。粉霞之虞候。汝主人以何禮律爾。阿林曰。以我所聞於將軍者。果一身見輕於人。亦不至與人肆詈。但脫手套。擲之地上。若遇無

禮如禽獸者則以手套擲其面於是遂以手套擲此短頸者之面於是衆乃大集而觀短頸者大怒曰汝如是無禮我當取若性命阿林曰果能取者即以奉饋時倭利物虞候諾白雷初不之言此時出而平亭曰我爲左證高碩之少年卽謂短頸者曰脫藍忒今日之辱汝自取之汝平日專欺侮新來之客今日之事可勿更語彼之怒衷於理汝休矣於是助脫藍忒之人爭曰當較短長不爾茲事初無歸宿高碩少年曰不然吾不言乎辱固脫藍忒自召脫藍忒汝忍小辱可也脫藍忒曰我之名譽不能作如是收局彼果求罷當自拾手套與我服禮福德曰萬無其事高碩之少年謂阿林曰汝聞脫藍忒言乎但曰冒昧卽已阿林曰否諾白雷微語阿林曰我觀其人氣力頗壯又聞其人善刀汝非彼敵阿林者本撒克遜戰士之裔怒不易發一發之後亦不易降諾白雷旣言而阿林決鬪之心愈擊卽曰吾此次隨主人出其視同人盡弟兄也此人太囂我亦以奇辱報之於義適中手套可以自檢而輕彼之心萬不能降非彼以禮自鳴則萬無和平之終局脫藍忒謂高碩少年曰汝本欲救其性

命然彼終不承。今惟有趣較爲佳。阿林曰。可可。時有數人曰。太子接見羣臣。可兩小時。其餘尙須就餐。吾輩較藝。殊有兩小時。有人曰。於何地較之。有人曰。卽在校場之中。復有數人言曰。否。若爲太子所聞。如何。復有一少年曰。吾輩當至河瀕。彼間有地頗寂靜。蓋加倫河邊原有草場地。初非廣。然河岸危。而河水駛。來去之舟亦鮮。卽有舟亦停駐於河心。衆議既定。二人皆以刀往。又皆無盾。又不明決鬪之儀。節衣服。卽脫刀光。卽閃脫藍忒之隨。主人曾經數戰。較阿林爲有閱歷。且氣力復偉。於是福德及諾白雷皆爲阿林危懼。而阿林自爲虞候。後乃無日不習劍術。數月以來。以輕趨之。軀益以輕敏。之劍術。乃能封閉。不爲敵人所攻。二人以刀相鬪。時狀至弗稱。脫藍忒既黑且壯。周膊皆毫臂肉。突出。阿林美秀。而文金絲之髮。玉雪之臂。據衆目觀之。二人之勝負。已前定久矣。然以閱歷者觀之。見阿林眼光四射。脚步輕靈。勝負亦正。難決。諾白雷忽出而言曰。二君且緩鬪。脫藍忒之刀兩面皆鋒。且長至一尺。殊弗公。允。福德曰。阿林汝用吾刀。吾刀輕長。於爾。阿林曰。否。吾刀輕重長短。甚服。吾用又面。

脫藍忒曰。先生請試尊技。吾大帥將下值矣。脫藍忒兩足作八字形。刀鋒當阿林之胸。以勢言之。其前後騰擲。乃據形勝。刀當人胸斫刺。皆宜敵刃之來。亦足下過而仰。抵且刀柄有橫鐵。上仰而下俯。既足自護。其手亦可抵敵之刃。阿林所長者。眼靈而足趨。惟刀雖快利。乃輕巧而飄忽。亦無橫鐵爲之護手。脫藍忒知先發爲佳。方阿林以刀進時。脫藍忒卽健進。以刀斫其頸。阿林非健退者。頸且立斷。順雖迅捷。而肩衣已交敵刃。然卽乘機進。刃剗其腹。脫藍忒亦以刀橫抵之。乘勢復猛掠。見者咸大驚。阿林低首復避而去。卽伏而獠進。其刃脫藍忒幾創。卽以刃疾下。阿林額上亦少創。血被其頰。卽跳出範圍。以外少息。觀者拍手不已。調停者曰。若二家均能手。名譽咸存。可以息矣。諾。白雷及老卒數人咸慰勉。阿林以爲非弱。脫藍忒亦自拭其汗。言曰。我原不欲死。此孺子阿林曰。諸公勸慰。吾亦誠悅。惟不審此君能服罪否。脫藍忒曰。我焉能者。阿林曰。然則汝當少防。二人復合。阿林進迫絕。近爲脫藍忒刀鋒之所能及。處脫藍忒鋒長。必展拓始盡其力。故阿林進而脫藍忒恆退。但能以刀力拒。不復

更挺其鋒。二鋒相糾。阿林肩創而脫。藍忒股上亦創。已而阿林之刀觸入脫。藍忒護手之鐵。脫藍忒卽以護手之鐵。糾阿林之刀。阿林刀斷。但餘徑尺之鋒。脫藍忒曰。汝命在吾掌握矣。衆人皆曰。勿殺。但自承負足矣。福德曰。宜易刀。更鬪。調停者曰。無是規則。諾。白雷曰。阿林擲劍卽免死。阿林曰。否。汝服罪耶。脫藍忒曰。汝癩矣。乃發是言。阿林曰。汝備之狀如怒獅。立奔脫藍忒。此時阿林之所以長於脫藍忒者。脫藍忒肥而阿林輕。趨一方哮喘。一方敏給刀鋒。雖短而氣定神閒。短鋒肉薄。脫藍忒愈喘而退。仍時時欲趣。退展其長鋒。顧阿林仍肉薄而前。初不之釋。短刃之鋒時及其頰。或出其耳際。而脫藍忒知阿林不能持久。得間必能死之。已而阿林氣亦少衰。眼力亦微倦。脫藍忒思事機至矣。忽一舉刃却步疾退。意將更進洞阿林之胸。忽水花大濺。脫藍忒墜河中矣。此時鬪者及觀者萬目皆注刀鋒。乃忘脫藍忒已瀕險處。迨脫藍忒驟退。後足凌虛。始大呼止之。願已無及。滿身河中。棄刀而拍浮。擒得水藻。身已順流而下。衆皆去。其皮鞞結而援之。願不能得阿林。此時棄其短刃而顛。盛怒易爲悲。

憫見脫藍忒。三次浮沈。以目乞援。人人皆屬目。阿林阿林。不忍更視。卽蹊身入水。游而往。引其仇阿林。平日在波婁寺。固善游。然河流過駛。旣引其髮爲事。易也。顧逆流登岸。事乃大難。此時力奮其身。與狂流爭。乃無寸進。遂順流下岸。人則逐視。此二人已而近。小泚阿林卽轉身赴小泚。衆結腰鞵。擲授阿林。阿林得之。岸人力引二人。皆上閉目吐沫。此時脫藍忒已醒。蓋先入水。乃少用力。故先阿林。蘇起視阿林。阿林尙瞑衆皆拍手稱賀。脫藍忒則抱阿林於懷中。言曰。先生我乃感爾。非爾我淹於河心矣。吾生長之區。乃不見水入水。而神志已瞋亂。阿林醒曰。勿須君謝。福德汝前引我起。脫藍忒曰。汝爲吾仇。卽爾之恩。惟有此河。竟免足下一死。阿林曰。我豈希冀。此一時之不死。衆皆曰。後此不能更言。今日之事。兩家皆無損。其勇名爲吾輩所不料。吾小友旣勇健。無倫卽赴水救仇。亦足覘其義勇。包度中有盛會。皆列勇者。吾小友足與其間矣。脫藍忒汝著衣起。脫藍忒曰。吾今日乃失其寶刀。諾白雷亦取阿林之衣。全易之。曰。少時見將軍。或不至以溼衣面。衆曰。歸乎。阿林以手扶福德之肩。左手拾

其斷刀言曰。諸君且勿行吾耳。爲水所淹。已失其聰。乃未聞吾友爲我道歉。衷脫藍忒曰。朋友汝尙未了耶。阿林曰。大辱何爲。遽了吾怒。不輕發。既發之後。有氣力性命在者。必復此仇。脫藍忒曰。吾友白如礬石。卽性命氣力餘者。亦無多。不如聽吾了此大恠。在足下尙爲佳。運阿林曰。否。今日之事。汝肇之。吾爲決勝。負來勝負未決。吾不能歸。今但有二著。非君道歉。當易地更鬪。實則阿林水中岸上用力已竭。額上肩次血尙沁沁。身上冷水已透。而眼光初不爲敵。所屈脫藍忒中心亦折。卽曰。吾萬不料汝乃如是。介介須知吾之所言。實同輩中所常言者。今旣如是。吾告罪矣。阿林卽伸手曰。君旣自悔。我亦悔之。於是衆皆同歸。道中談笑甚樂。調停者曰。福德君友歸時。當予之以酒。河水所入。夥也。吾乃不料此文弱之書生。勇乃無藝。福德曰。無論何人。一至包度。飲空氣。卽鴿子亦成鬪雞矣。調停者曰。君之主人亦正如是。虞候與將軍。均不可輕侮者也。

第二十章

太子之燕客。匪特將軍有加禮。卽賜饌虞候。亦非草草。阿林平日食於波婁寺中。但有茹素。至將軍家。而將軍復清貧。饌亦非腴。今日享太子之賜。方知人間膳夫。一至於此。炙孔雀。一既炙之後。復加以羽毛。進時乃如生物。炙野猪頭。一燎牙裏之。以金喙。則裹之以銀。蒸豚之爛如膏。且以冰襯之。印耶穌十二門徒於其上。有大布丁。作溫德瑣離宮形。阿林見之。已大駭。然亦易新衣。迨佳饈。一進痛苦。盡忘宴未已有。人傳言。今夕尼日爾將軍。將同張獨司夜飲。令二虞候勿延候。可至半月逆旅中。少息。此數人者。遂痛飲談噓。始同赴逆旅。二人步歸。留馬於太子之廐。天既黃昏。雨絲如織。但見通衢轉處。及巨公之門。始然油燈光慘慘然。包度者行軍之極衝。雖雨夜。仍有行人。每及小燈之下。歷歷見往來之狀。陡見一肥碩之人。類富商冠平頂之絨帽。袍服至長。腰間懸錢囊。頗纍重。其後隨侍兒。籠燈照之光射咫尺之外。此人過後。乃逢醉卒作偷語。刺刺然富商見醉卒。爲之悚懾。則趣步斂避。此侍兒亦嚴束其領巾。以醉卒見錢囊及女貌。皆生饑嗜。卽不宣言。人已覺之。小頃。又行。遇數弓兵。爭挾。

妓行且行且作笑語。餘則道人也。舵工也。續續乃不可計數。口音亦龐雜不一。忽聞有傳言清道者。則貴族夫人肩輿明炬而過。自太子宮中罷宴歸也。時道中有二人頗爲此二虞候所疑訝。此二人者同行適居二虞候之前。一爲男子。一爲及笄之女。郎男子頎而整。左脅有方物。以呢裹之。而女郎狀頗窈窕。周身皆重裹。但露二目及小髮在外。此男子以整足恃女而行。如恃杖焉。左脅之物則嚴衛之。此二虞候見此男子作恐狀。則尤怪駭。聞整者曰。孺子縱其膽力。聲格格作法語而未調者。言曰。更六七十步至家矣。女子曰。爸爸堅執其物而已。母生外虞。整者曰。此等人直酗酒嗜殺之野人。鐵塔亞茲去家四十步矣。彼醉人不久至達克司。彼果不行。我亦終祕不出。已復曰。二十步矣。上帝乎。彼隳突。鸞呼乃令人生怖。汝胡不前趣。乃畏此島國之人。忽又曰。敗矣。敗矣。兒當頭有醉卒。梗道。二人乃不能前。燈影模糊。中有數人。橫路窺此女郎。中有一人曰。此老整乃恃此佳人爲杖。卽曰。老整上帝予爾以股。備行道也。胡爲不自支其股。乃壓此女郎。又一卒曰。必得二十惡鬼反翦之。去我輩英雄。乃

無良伴。汝居然以之爲行杖。何也。第三人卽引女郎衣袖曰。甜鳥兒隨老子行。第一人曰。心中願意者。隨我。行人生極短。非行樂。何以自聊。以我卜之。汝必美貌。果誤者。永永不面。家山又有曰。此癩蟆。不知所挾何物。彼嚴挾此物。如死囚之挾赦書。又一人曰。汝老骨頭之男子。趣示我。於是衆人同集。其前老斃者。旣不洞人言。但一手引其女。一手脅肘下之物。四顧求援。福德怒卽推最前之弩。手言曰。勿爾似此舉動。非高明所爲。汝弗釋者。將無倖。忽見一醉卒。怒曰。爾爲新登岸乳臭之兒。敢直與乃公事。究爲何人。斷我雅興。又有一人曰。我但聽主人號令耳。孺子離母來就。乃公學戰事。我遽聽言乎。女郎卽以法語語阿林及福德曰。君看上帝之面。救我。勿令我墜入殘人之手。阿林曰。女郎勿驚我。決不令彼窘汝。卽曰。強徒趣釋爾手。勿苦苦泥人。忽見黑髻之人。言曰。瓦忒勿聽彼言。可立禽之。語二虞候曰。汝宜知趣。果不知。斂避者。吾將移吾鋼刀而問汝。阿林正張皇中。見約翰。穆梗均在醉人之中。卽曰。謝上帝。約翰。穆梗趣來救人。彼醉卒方恃強而凌弱。珊穆梗曰。阿林汝在是也。卽分排衆。

卒而前曰、何事我實告汝。法國非復祖國。果事爲人。不平則永無自安之日。須知身至此。閒恆多力。而嗜酒欲責以禮。萬不之及。汝果居一年者。則宗旨且立變。因謂諸卒曰。汝輩何爲須臾。憲兵至矣。果不自愛。且受軍律。黑髯曰。白羣中。珊穆梗耶。珊穆梗汝爲人居間耶。汝輩固類我。似不宜有此。自英國。至於是間。斷人之頭。接女之吻。事如摧枯者。汝也。何爲沮我。珊穆梗曰。彼得汝言良然。今猶未改。惟吾引弓良中正。不偏行其公道。接吻必得女之歡心。卽殺人亦惟人與我力。抗果非悅我者。不接非抗我者。不殺也。衆同視珊穆梗。又視約翰神宇。均非佳計。行強必無倖。遂紛然而散。阿林及福德則仍尾此父女。行珊穆梗引阿林曰。我聞今日汝與人決鬪。其事甚險。汝此來我引汝來也。果有不測。我何以對朋友。阿林曰。行當留意。珊穆梗曰。凡遇難事。勿憑意氣。更待少時。蓄力而善刀。則與人爭一日之長。未晚也。今晚吾得數人在格。恩逆旅中飲酒。此地去半月。直一牆之隔。汝願來者。則隨吾輩。小飲吾待爾耳。阿林曰。果無他事。必至奉侍。時福德已前行。阿林尾而卽之。時此二人已至門。方與

福德致謝忱。阿林既至，釐者即抱阿林言曰：少年先生幸救我不爲洪醉之野人。所陵今日果無二君，則吾女將爲所引。即老夫亦且負創欲死。阿林曰：此等人固無禮。然即謂其行兇，似亦無敢釐者大笑曰：此人既醉，尙何皂白之有？即不碎我之顛而脅下所挾者亦復不能瓦全。女曰：爸爸吾意擬延此兩先生入門，若遲門外將又長風波。老釐曰：鐵塔言然不審。二先生能下光蓬戶否？即曰：齊亞古母也。侍者汝以燈出。二君留意階級。既入室，釐者曰：無患矣。今日吾畫之倖全，乃出意外。謂其女曰：孺子汝今日甯爲醉人所苦，尙力保吾畫。英國人乃野蠻如是，合匈奴峨得及達韃三種人爲一，加之以醉，即英人本色也。嗟夫，吾乃不料世界中乃有是人，無地無其足迹。吾久不歸家，聞意大利中此種人亦至充斥，舍天堂不入，他處儘有其人。女即進曰：爸爸勿忘此二恩，公亦英國人也。老釐始惶怖曰：殊無以對。二公請公試入吾室。今人但解刀矛，無解畫者矣。遂引二人入小室中，陳設至精雅，四隅然香油之燈，壁上几上及於地下均畫圖。福德及阿林神爲之奪，計生平初未觀此奇筆。老釐見二

人見賞卽曰二公亦愛此耶實此兵間人亦不乏風雅之士阿林對畫歎曰我非日擊幾不信人間有此妙墨汝觀顏色調融風神如活福德汝觀此幀寫謀殺聖司帶芬之圖此兇人目閃閃可惡吾幾礮石投之福德曰阿林此幀走鹿吾直如在林間觀其呦呦之聲態阿林曰鹿所過地草青天碧風景似在穠春吾在波婁寺中所見較之是間直同小兒之試筆吾師兄巴索魯米歐曾語我東方有名畫此畫殆卽其人乎老整聞言大悅時其女亦去其外衣則亭亭一意大利美人也福德舍畫而觀人阿林目注牆上復及地下時時駭歎老整卽發其呢出所挾之畫示阿林曰此筆如何阿林啟之則玻璃作秋葉式中畫馬利亞聖像似聖母以慈悲之目視己者阿林本解畫之人卽拍掌曰神妙極矣先生如何挾此寶物行於道間果見毀者奈何老整曰老夫亦太粗疏鐵塔汝往斟佛羅倫司之酒飲二公面阿林曰今日無公此畫立毀汝觀此肌色筆何能及直以香熏而成之百幅中不能中肯如此幅蓋過久則焦而不融過簡則白而無肖以此幅論之似腴理中血脈皆可見老夫本以此畫